

這次的東亞學科目讓我看到各個領域的專業延伸真得讓我大開眼界，我們所學的看似單單只是語言，但在各科不同領域上卻有這樣的深度探討，其中幾個項目的研究更是讓人目不轉睛。

在前幾個學期，有幸能選修到本校景觀系的郭維倫老師所開的景觀學概論，便對老師對於景觀空間的設計概念與想法給吸引住了。這次剛好有邀請老師來講解他研究的報告，商店街對於該地空間的相互連結關係與形成。其中有探討到幾點讓人產生一種相當微妙的生活距離感。因為在亞洲，市集，夜市或是路邊攤是一個我們都習以為常的生活型態。但它成為專業的研究對象時，卻讓人產生微妙的距離感。像是在不同的時間點下，同一地方空間的利用關係在各國都不盡相同，在中東或是歐洲國家更是如此。很多地方白天可能是一個適宜全家大小的生活空間，但到了晚上，就搖身一變成了熱鬧繁華的民生市集，半夜甚至成為危險分子的聚集之地。在同一個空間當中卻表現出不同的生活風貌，這其中的緣由關係與歷史文化的形成就令人值得探討，但這一切又是確確實實地存在我們的生活周遭。研究的同時就產生了微妙的既視感與距離感。

但除了商店街與空間的連結關係的這個主題以外，也有探討到市容的美學部分。這部分老師的想法分享使我產生了很大的認同感，在都市市容的設計部分更是尤其為之。眾所皆知的是台灣是經歷過各個不同國家的統治，其中帶來的建築風格也不盡相同。但在日治時期之前，各個時期的風格迥異，但設計體系或者是說市容建築美學大部份都是同一個體系與風格，但到了民國時期，粗暴且突兀的不良設計充斥在每個大街小巷，硬生生地破壞了原有的市容一體性與美觀性，在實用性遠超一切的觀念下好像只要有了方便性其他都無所謂。近年來雖然有慢慢推動市容與公共空間的一體性美化設計與改良，但對已經在這樣錯誤或著不雅的市容生活了幾十年的居民來說，方便性大於一切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了地深植在他們的生活當中，突然要他們改變是要跨過相當大的阻力才能推進一小步的。雖然也有教育不足的原由在裡面，但政府總體的消極應對也是一個問題所在，因為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狀況下公部門幾乎不會主動提起此事，要以民間為首的單位來提出請願才會開始作為，這類案件大部份又是非營利的，企業單位不太想接的情況下只能以公部門一肩扛起，市容改革又或許會跟當地的利益團體起衝突，因為這類計畫少說都是以年為單位來做改革，這類的文化效益在短時間又看不到成果，在台灣四年一次的選舉風氣來說政務官又會想在自己的任內收割成果而很少會主動推行這樣的政策，導致市

容變革在台灣一直都是很難推行的現代政策。

近年來美感教育與都市計畫漸漸普及到一般社會大眾，一些早期無法進行的市容改革也在慢慢地推行，但要我說的話，我第一個想要改的就是大稻埕那短影響市容的河堤。